人生感传



迈开脚步就是一段旅程,可以去很多的地 方,看看如画的风景,见见多年不见的老友。

物资不丰的童年,一趟集镇之行便是满 心期盼,能换得零食的香甜,或是新衣的欢 喜。求学时懂得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总 想着借旅行拓宽眼界,去触摸山河的壮阔,感 受人文的温度。后来才渐渐明白,旅程从不 是单纯的奔赴,更是心路的修行,用以休憩身

如今出行多为工作所驱,少了年少时那 份说走就走的洒脱,也淡了出发前的雀跃,连 从前那份对远方的悸动,都悄悄藏在了时光 里。我始终偏爱高铁出行,窗外的风景随着 轰鸣声飞速倒退,过往的片段也便跟着翻涌 作响。想来人生大抵如此,转身即是别离,再 熟悉的人与事,也会在惦念里慢慢褪色,最终 归于陌路。

以前喜欢看山,自然古朴斑斓的世界尽收 眼底,有种"春未老,风细雨斜斜"的盎然。给 我印象最深的山是春天的黄龙山,从半山腰开 始登山,就如同探究春天的秘境,竹子首先映

人眼帘,一排排立着,风吹过来,竹浪沙沙,窸 窣而动,富有韵律而又随性;地上的新笋破土 而出,有的头上还戴着小"斗笠",有的已长成 鲜嫩欲滴的鹅黄绿竹叶,旁边顶开的土还依稀 可见,与苍翠的老竹形成层次丰富的竹海。再 往上登,就看见了黄龙山的阔叶林了,也都穿 上了春的外衣,新的叶子与旧叶交织,黄绿、青 绿、翠绿层层叠叠,宛如一幅春天的水彩。春 天的黄龙山,最壮观的还是漫山遍野的杜鹃, 四五月份的杜鹃花迎风怒放,花团锦簇,红如 火焰般热烈,粉如云霞般清扬,在缭绕的薄雾 中隐逸绚烂,点缀着山花烂漫的春天。登上黄 龙山顶,极目远眺,群山如黛,云海宁静,三省 风光尽收眼底;眉宇之间,清风拂面,敞开怀 抱,拥抱风光,送来了春的呢喃,不时裹挟着春 的羞涩。行走在黄龙山的春色里,禅意弥漫,

空气里混合着泥土的芬芳,耳畔是风过竹海的

簌簌声、山涧清泉的潺潺声、偶尔几声清脆的

鸟鸣,慢寻而去,去抚平那份喧嚣带来的疲惫

与焦虑,慢慢沉淀,一切归于自然。

山有山的巍峨,水有水的悠长。得闲的 时候,会到周边转转,有时候晚上散步,沿着 城区南门湖边栈道走一圈,李公堤、思贤桥倒 映在夜色下的湖面,微风拂成千万片碎银,粼 粼地闪烁,活泼又灵动。走在城区边上的长 江国家公园,看夕阳把万丈金光洒在江面上、 看江轮驶过留下的朵朵浪花,也能听到江水 拍岸的声音,尤其是轮船浑厚的汽笛声,夹杂 在大江奔流之中,感受到了江阔云底、水天一 色。真正深入到江中央,也许是另一番风景, "山苍苍,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一幅湖 山邈远、水势浩大的气象,跃然眼帘。去过庐 山西海, 当乘着游轮徜徉在庐山西海时, 有种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既视感,呼吸着 满是负离子的空气,踏着如翡翠般深蓝通透 的湖水,在万顷碧波中近揽点点岛屿,享受 "湖光秋月两相知,潭面无风镜未磨"的静 谧。说到水,那自然少不了"飞流直下三千 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庐山瀑布的豪迈,也 有可静可动、澄澈碧蓝的纯粹,正因为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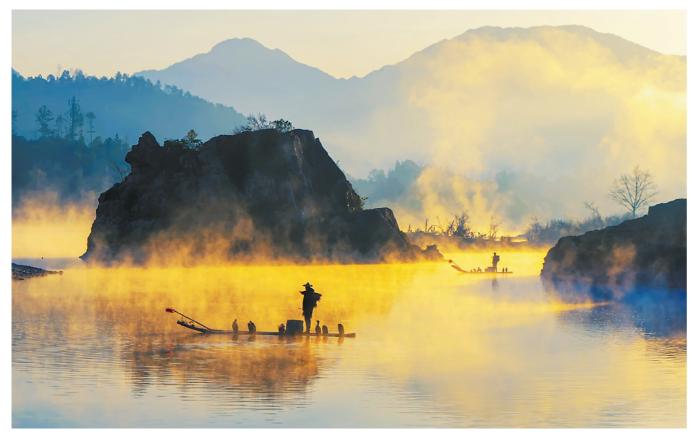
我们总能在水边找到那份宁静与安详,去抚 平内心的褶皱。

人生的旅途,从襁褓开始,由父母扶着去 找寻一个个路标,再由我们自己去走每一条道 路,不管是高山、湖泊还是森林、沙漠,我们循 迹而行,去探寻古色的城堡和彩色的花园。想 起了一起玩泥人和弹珠的发小,一起奋斗过睡 在上铺的兄弟,那些岁月的美好,却被时间带 走了,只能在回忆里一遍遍打捞,细想起来如 童话般,存在记忆里,只是已经离我们越来越 远。也许,到了一定年纪,旅途不再是远行,回 到最初生养的地方更是一次情感的共鸣。

如今又是秋天了,还是那个色彩斑斓,温 暖肆意的秋。我循着秋的足迹,回到熟悉的 家乡,抬头看见村头挂着熟透的柿子,一眼望 去满是金黄色的稻浪,更有沁人心脾的桂花

这个时候,一定要尝尝自家种的甘蔗,父 亲从地里把甘蔗砍回来,我们便亲手削皮,先 捋掉叶子,再用刀从梢至根,"唰"地一下,皮 就落了下来,这个季节甘蔗水分比较多,有一 股清脆甘甜。偶尔也会去田间走走,田埂已 从原来的一尺来宽拓成两米左右的机耕道, 小时候经常从田埂上滚到田里,现在不会了, 田地都流转给了种植大户,自家早已不种了, 但每到这个季节,还是会想起从前收稻子的 热闹,只是一切都停留在记忆里。待了大半 天,也该返程了,父母总是忙不迭地给我们装 这装那,一些应季的蔬菜,小白菜、萝卜菜、刀 豆、韭菜等,每次都装很多,尤其是快下季的 辣椒,肉厚但长得比较小,吃起来辣味中透着 一股清甜,我总是多拿些;还有红薯、芋头,拿 着小麻袋往车上装,总是怕拿少了,这都是父 母满满的爱。

层林尽染,远山裹上暖色,旅途也在温暖 中不断延伸。当把所有景色和阅历都揽入怀 抱的时候,有不经意的邂逅,有恒远的情感, 遇见的时候,自然花自开两瓣、绵绵流长。不 要害怕未知的旅程,去走一走,慢慢品味,兴 许更能体会到旅途中的自在、旷达与淡泊。



晨雾渔歌 周文静 摄

## 走过山路,看见心路

常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时间,果 然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在岁月中跋涉,在经 历中沉淀,才渐渐读懂这句话的真正重量。 教育的本质,原不是单方面的灌输,而是一 场心灵的相互叩问,是生命与生命的彼此照 亮。而这一切的体悟,都始于三年前那个风 轻云淡的初夏。

那日,风从山外来,还带着溪水与青草 的气息。我背着沉沉的书卷,踏上了支教的 路。行李中除了衣物与书籍,还塞着许多友 人的嘱托与疑问——"真的要去那么远吗?" "山里孩子能听懂你说话吗?"……我并未回 答,只是将目光投向车窗外愈来愈深浓的绿 意。山路如绳,曲折陡峭,仿佛要将人引入 另一个时空。

越往深处,人烟越稀。土坯房三三两两 散落于山坳之间,像被岁月遗忘的纸船。有 些墙已斑驳,裂缝处却钻出丛丛野花,淡紫、 鹅黄、粉白,不争不抢地开着,在日光与雨露 中自成世界。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美,原不 必富丽堂皇,它只需要一点倔强,一点生机。

学校在村子的一隅。前面的操场上树 立一面国旗,在风中安静地飘扬。孩子们就 站在旗杆下,怯生生地望着我。他们眼中既 有好奇,也有畏惧,像一群刚刚学会探头的 小兽。我没有立刻开口,只是蹲下来,朝他 们笑了笑。人群中有一个小女孩,约莫八九 岁,辫子扎得有些松散,眼睛却亮得像蓄满 了星光。她忽然也笑了,那一瞬间,仿佛山

野里的花都开了。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不再只是一个教 书的先生,更是一个被期待、被注视的"大人"。

起初的日子并不顺利。语言是第一道 关。他们讲方言,我说普通话,彼此总要连 猜带比划才能明白。课堂上也常有尴尬的 沉默,我问一个问题,底下只有一片低下去 的小脑袋。但我没有着急。课后,我开始一 家一家地走访。我想认识他们,不仅仅作为 学生,更是作为一个个人。

印象最深的是去小玲家的路。她就是 那个眼睛会发光的女孩。家住得最远,要翻 过一个小坡,再沿着溪边走一段。她总是一 个人来回,影子在夕阳下拉得很长。家里有 五个孩子,她排第三。父亲腿有残疾,只能 编些竹器维持家用,母亲常年在外省打工, 一年回来一次。两个姐姐早已辍学,在家帮 忙砍柴、喂猪、照顾弟妹。

小玲的房间没有桌子,她每天就趴在炕 沿上写作业。墙上贴满了她画的画,有用木 炭描的山,有用野莓汁染红的太阳。有一张 上面写着:"我想妈妈回来,也想走出去。"我 久久站在那幅画前,心中如潮水翻涌。那一 刻我明白了,教育的意义,不仅仅是教会他 们认字算数,更是要让他们相信:山的外面 还有海,云的上面还有天。你值得走出这 里,也值得被世界看见。

从那以后,我试着在课堂中融入更多的 故事与图画。讲古诗时,我带他们去山腰看 真正的"远上寒山石径斜";学自然时,我们 一起去溪边找蝌蚪、认野花。渐渐地,他们 的眼睛越来越亮,举手的人越来越多,甚至 敢在课后围着我问:"老师,城里真的有那么

高的楼吗?""火车跑起来有多快?" 有一个雨天,教室漏了水,滴滴答答落

成一个小洼。我正发愁该如何上课,一个男 孩突然说:"老师,我们能不能踩水玩?"我看 着他们渴望的眼神,忽然心软:"好,但要一 起把水扫出去。"那堂课,我们挽起裤脚,一 边扫水,一边唱起了歌。水声、笑声、歌声混 成一片,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不是在教书与

学习,而是在共享一段活泼泼的人生。 当然,也有遗憾与自责。曾有一个男孩 在算数时一直写错步骤,我因赶课没有及时 纠正。后来他作业全错,躲在墙角不肯抬 头。我轻轻走过去,对他说:"是老师不对, 我没有等你。"他忽然哭了,我也眼眶发热。 从那以后,我学会了慢下来,等一等那些还 没跟上脚步的心。

寒来暑往,三年时光如溪水般流过。我 亲眼见证了他们从胆怯到自信,从沉默到开 朗。小玲当上了班级领读员,声音清脆如铃; 那个曾躲起来哭的男孩,如今敢上台讲故 事。而我,也从一开始的慌乱生疏,变得从容 笃定。我不再只是一个传授知识的"经师",

更愿意成为那个陪伴、倾听、引导的"人师"。 临别那天,孩子们一路送我到山口。小 玲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师, 我会走出大山,也会回来。"我握紧那张纸, 泪终于落下。我知道,教育的种子已经种 下,它终会在岁月的风中长成一片森林。这 条山路,我终于走到了出口;而我的心路,却 刚刚启程。他们教会我的,或许比我带给他 们的更多——关于坚韧,关于真诚,关于如 何在粗糙的土地上长出温柔的花。

如今每当我站在城市的讲台,望着台下 孩子们明亮的眼睛,仍会想起那片山、那群 人。我知道,我不是点亮星光的人,我只是 在他们尚未睁眼的时刻,轻轻提醒:天快亮 了,你是光本身。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但求索之路,本 就是最美的教育。让我们以心为路,以爱为 灯,一路同行,照亮彼此,也照亮更多尚未抵 达的黎明。

## 致 IIsa

## ——赠摩洛哥女郎

■ 练炼

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在我到达菲斯古城大门时, 出现了你, 你像飘飘的仙女一样, 突然飘到了我的眼前, 那样热情,那样妩媚, 没有迟疑,没有慌张, 只有一点点少女的羞涩, 没有早一步 也没有晚一步, 恰恰在我下车的时候, 你径直走向了我, 走到了我的面前, 伸出了热情的手, 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五百年。 你说,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你最美丽动人的时刻 于是你把自己化作一棵树, 长在我必经的菲斯古城大门旁, 地中海的温暖阳光下, 你一树繁花,芬芳四溢, 向着古老的东方,悄然绽放。

我仿佛是一叶疲惫的归帆, 千里万里,跋山涉水, 摇摇晃晃,不紧不慢, 划向了你高张的臂弯, 苍穹有急切的呼唤在回响, 原来是你在地中海岸边, 一声一声的呼唤。 你轻声地对我说, 嘿,原来你也在这里吗! 是的,千里万里, 我走到这里, 只为等候你。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你用英语热情地问候我, 问候一个饱经沧桑的, 来自东方大国的诗人。 你告诉我你叫 Ilsa, 和《北非谍影》, 电影里的女主角名字一样, 你来自美丽的卡萨布兰卡。 地中海的风,大西洋的浪, 裹着菲斯古城香料的馨香, 合着你青春曼妙, 沁人心脾的体香, 从你的身上漫过我的眼前, 令人神清气爽,醉意陶然。

忽然间,忽然间, 你像天使像白云降落人间, 你从光影中,从斑斓里, 带着摩洛哥的特有的香甜, 大大方方降落在我的眼前。 伊尔莎啊,伊尔莎, 上帝的女儿,人间的天使, 美丽无比的摩洛哥女郎, 灿烂辉煌的摩洛哥之花, 霎时开放在我的心坎上。

我们的四目相对, 在原地久久凝望, 目光在地中海的波光里流转, 海风将你的金发飘散, 半掩去你酡红的脸庞, 你美得像天仙一样. 此时此刻我想到了, 《诗经·卫风》里的经典语句,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 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是的,你那蔚蓝色的眼睛, 比太阳更明亮, 照耀在我的心上 比地中海的风更轻盈, 轻拂过我的脸庞。

带着的是灵动与妩媚, 传递的是无比的温柔与爱意。 你的笑容恰到好处, 不是夸张的大笑, 而是带着娇俏和温柔的浅笑, 像一朵水莲花般悄然盛开, 轻盈、温婉、优雅而灵动。 蝴蝶似的光艳, 蝴蝶似的轻盈 妩媚是天生, 妩媚是天生, 令人感动而又心醉神迷。

告别的时候到了, 我们握手,我们相拥, 伊尔莎主动伸出了, 那双丰腴温柔而又白皙的手, 指尖相触的瞬间, 热流通过我的手掌, 漫向我的全身。 眼里满是不舍. 心里尽是眷恋, 但却无可奈何。 口里是一声一声的再见, Goodbye goodbye, 双脚却没有再挪动一步, 我们都站在原地里打转。

你的眼是阿特拉斯山的温泉, 脉脉地漾,慢慢地醉, 把我的心跳引牵 我的心是地中海的波浪, 一阵一阵的喧嚣, 一浪比一浪更高, 漫过了春的堤岸 伊尔莎的妹妹在催促了. 一声两声三声四声, 声声落在我的心坎。 我知道,真的要分别了, 不禁唏嘘不已,仰天长叹, 英雄老矣,美人正山花烂漫。 阻隔我们的不仅是, 千山万水,万里迢迢, 更有无数堵难以逾越的高墙。

告别的话语,说了万千, 落在浪漫的地中海的风里, 你的白裙飘向了古城的巷陌, 我站在原地望着那抹蓝白, 渐行渐远,直至消失。 大西洋边,地中海岸, 最是人间四月天, 桃花红了,杏花白了, 草薰风暖摇征辔, 离愁渐远渐无穷, 迢迢不断如春水。 那寸寸柔肠, 那盈盈粉泪 那绵长缥缈的离愁别恨, 就像身边地中海的波浪, 一浪接着一浪,层层叠叠, 无穷无尽,无边无际, 在我的心头肆意地泛滥。

轻轻离别后, 何日再相逢, 是啊,有道是, 回眸就是 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菲斯古城的香料里, 全是Ilsa的味道在蔓延。

从此时此地开始, 突尼斯菲斯古城的大门, 成了我永远的惦念, 那厚实城墙的每道砖纹, 都记着那一眼深情的凝望, 那握手时的温暖, 那拥抱时的甜蜜, Ilsa 芬芳四溢的气息, 将在我的生命记忆里, 开成永不凋谢的玫瑰。

甘食蜜汤

眼神流转间,

## 秋蝉声处,流光碎

■ 刘 勃

白露已过,秋分刚至。一场暴雨过后,清 晨五时的宁静被彻底打破——秋蝉醒了。

那蝉声,不是夏蝉那般拖着长调、与烈日 抗衡的"知了——"而是一片激越、嘹亮、富有 节奏的"秋——哇"声。它们仿佛在赶一场生 命的集会,从黎明唱到黄昏,阳光愈烈,歌声愈 盛。即便夕阳西下,也要追着最后一缕光,掀 起一日中的第二次热潮。这声音如同一张无 形的网,网住了天地,也网住了我的清梦。

起初,我是厌烦的。但闲来无事,心生好 奇,便去查了它们的来历,这一查,竟生出了 几分敬意。

原来,蝉有夏蝉与秋蝉之分。我们此时听 到的,是生命更为急促的秋蝉。然而,无论夏 秋,它们都走着同一条壮烈而悲情的生命轨 迹。我们听到的喧嚣,全是雄蝉求偶的绝唱。 它们振动腹部的鼓膜,耗尽全力发出鸣叫,只 为吸引雌蝉。一旦交配完成,便油尽灯枯,生 命戛然而止。雌蝉产卵后,亦因身体结构受 损,数日内随之而去,只空留一副躯壳,悬挂于 枝头,随秋风摇摆,如同生命最后的勋章。

而那新生的幼卵,则潜入地下,在漫长的黑 暗与孤寂中,吸食树根汁液,蛰伏短则三五年,长 则十余年。它们用数年乃至十数年的隐忍,换取 破土而出后,短短十几天、二十天的飞翔与歌唱。

了解了这一切,再听那窗外的蝉声,心境 便全然不同了。那不再是恼人的噪音,而是 生命倒计时的慷慨悲歌。它们知道秋凉将 至,知道时日无多,故而要争分夺秒,将积蓄 了数年,甚至十几年的生命能量,在最后的一 季里,毫无保留地迸发出来。

有说立秋过后再无蝉声,想必是秋凉处 秋蝉殆尽吧!但据我观察,立秋后明明仍有 蝉鸣。应是那些始终不得交配的雄蝉在尽最 后的努力。又想,倘终究未寻得佳配呢?便 如同人类鳏寡孤独般任凭再怎么奋力,却始 终都是孑然一身的境遇。

这让我想起了古人的咏叹。柳永笔下的 "寒蝉凄切",是离别的哀婉;骆宾王狱中所咏的 "声以动容,德以象贤……未摇落而先衰",是志 士的孤愤;而虞世南的"居高声自远",则是君子 高洁品格的象征。蝉,在中国文人的心里,从来 不只是虫,更是承载了万千情思的意象。

此刻,我听着这片如碎玉般洒落的蝉鸣, 忽然觉得,它们撕碎的,不仅是宁静,更是那 如水般平淡流逝的时光。它们用最尖锐的声 音,提醒着我们:生命无论长短,其意义在于 是否曾如此这般,热烈而真诚地活过。

秋蝉声处,流光碎。而这碎了的流光里,

尽是生命的尊严。